

钓者乐水

向北

这年月，爱好垂钓的人太多了，我算一个痴迷者。无论阴晴雨雪，总是乐此不疲，在水一方，物我两忘，眼里只有随风袅娜于水面的浮漂，忽闪忽闪，我的心跳也随之一起落落……

记得前年盛夏，约了几位友人到山间水库垂钓，一大家属也吵着跟了过去。及至傍晚，凉风拂面，幽蓝的湖水泛起鱼鳞般的细浪，将暑热涤荡一空。几位女士如出笼的小鸟，冲上拦湖的大坝，迎风而立，裙裾飞扬，摆出各种身姿，大呼小叫地调动着男士们拍照。

我看着她们窈窕灵动、摇曳生姿的模样，不知怎的就联想起了那些花花绿绿的鱼漂——两头细中间粗，涂着红白相间的色彩，风吹浪打，晃来荡去。这样想着，禁不住自个儿笑起来。

一位女士察觉了我的小心思，杏眼圆睁：“你在鬼笑什么？！”

“在我眼里，你们活像我们钓鱼佬心心念念的漂呢！”几位老钓手即刻心领神会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女士们莫名其妙，一个劲儿地追问什么是漂。我只得解释：漂是钓鱼用的浮子，钓鱼人有一句话叫“手不离竿，眼不离漂”，漂在水中的姿态传达的信息我们称之为“漂讯”，只有读懂了漂讯，才知道何时扬竿起鱼。

一位女士倏然甩发昂头，双手叉腰，回眸一笑：“你读懂我的漂讯了吗？”

我硬着头皮往下讲：鱼情千变万化，浮漂也是千姿百态。有节奏地上下抖动，多半是金黄的大板鲫；中途停住不动，那多是鱼儿半路截饵；匀速下滑甚至“黑”漂不见了，多半是翘嘴抢钩；浮漂上浮横躺在了水面，极有可能是鱼咬了死口……漂相变化无穷，有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。

“所以啊，你们嬉笑怒骂，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是不是也像钓鱼人心心念念的漂呢？”

“我们女人才不似那善变的漂儿哩！”众女士异口同声，转身而去，又嘻嘻哈哈地拍照去了。

其实，钓鱼是千人千法，最简单的莫过于一竿一线一钩。这使我想起儿时钓鱼的情景。

那时候日子紧巴，开荤得看日期，我老家河湖港汉遍布，鱼总是有的。母亲不让我下河——算命先生说我的命怕水。想吃鱼，就只能去钓。

我便寻得一根细长的竹子，用篾刀削得光滑，又燃起煤油灯，把每个竹节熏得黢黑，一环又一环，弄得像根竹节钢鞭。再找来一枚大头针，烧红弯成钩，用母亲的针线一拴，钓具便做成了。

“早钓东方红，晚钓鸡上笼”，一早一晚是刁子鱼最活跃的时段。这种鱼喜欢成群结队在水面追逐，抢食又快又猛。我瞅准时机将饵抛到鱼的前方，手中“唰”地一震，本能回抽，白光一闪，一条活蹦乱跳的刁子鱼便蹿出水面。

有一次，钓起一条筷子长的翘嘴刁，因太兴奋而用力过猛，鱼飞向半空撞到了树枝上。那刁子鱼外形细长如柳叶，身段极其灵活，能弹会跳，劲儿也大。只见它左扭右扭，挣扎了几下就脱了钩，落入了树丛中。弟弟急了，钻进了灌木林子去捡。忽然林中传来“哇哇”的哭声——原来弟弟被杨树上的“洋拉子”鱼了，额头上冒出几串豆大的红疙瘩。可他一手抹着眼泪，一手攥着活蹦乱跳的刁子鱼，咧着嘴，是又痛又辣。

那一晚我们钓了十多尾鱼，母亲就着辣椒煮了一大碗。弟弟美滋滋地吃着鱼汤泡饭，说：“哥，刁子鱼只要在辣椒里游一下，味道都好极了。”时至今日，每每想起这句话，我总觉得四周还氤氲着辣椒煮鱼的香气。

钓鱼，给我清苦的少年时光带来了简单而难忘的幸福。

一个真正爱好钓鱼的人，是不大喜欢选择家养鱼塘的——渔获虽多，却如同从鱼筐里搬鱼，兴味索然。野钓就截然不同了：开阔的水面，水草在水底招摇，湖面水雾如纱，飘忽不定，如低吟浅唱的昆曲。间或一只白鹭贴着水面疾飞，惊得水面的游鱼四散而逃。远处的湖心岛，像仕女的发髻，浮在荡漾的水波之中，置身其中，心旷神怡。

野钓最诱人之处，在于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条上钩的是啥鱼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在抽水泵站的引水沟里作钓。因水面窄长，用的是短杆细线小钩，陆续连续上了些小鲫鱼。我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，一边钓鱼，一边悠然地欣赏菱角黄花上两只红蜻蜓的舞蹈。忽然，浮漂猛地一抖，一抖竿，哇，好沉！我第一反应是坏了，挂底了！紧接着，那河沟里的水就像突然间煮沸了，翻江倒海起来，泥水和水底的腐草都搅了上来，鱼竿也绷成了大弯弓。我的心怦怦直跳，可能是钓到大鲤鱼了！我既兴奋又紧张，连连提醒自己莫急莫慌，慢慢遛。好半天，终于黑乎乎爪子出水，我的天，一只大甲鱼！大伙七手八脚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这张牙舞爪的家伙安稳地装进了鱼护。

这时候我们才发现，老鳖的背甲快有一脸盆大呢！

钓鱼，很容易上瘾。初始从一竿一线一钩入手，时间稍长，便今日添一支手竿，明天买一柄路亚，日积月累，竟堆了满满一屋，长枪短炮，洋洋大观。每次外出要背一大包钓具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只好又添了一个带轮子的钓箱，可载可拖可坐。钓得久了，嫌钓具多了麻烦，便不知不觉地做减法，能不带的不带。突然有一天，惊奇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，一竿一线一钩，我笑称自己修炼到家了，成了江湖上不带剑的剑客。

我有一位朋友，钓具配置一应俱全，塞了满满一皮卡车。但说起钓获，却时常被人笑称为“空军”。他很不服气，凭啥你们云淡风轻的，就能频频上鱼？

我沏上茶，跟他聊：钓鱼这活儿可是一项系统工程，竿有长短软硬，线有粗细，漂有灵钝，钩有大小，饵分荤素，钓场有春夏早晚、上风下风之别。这些因素在某个时点、某个水域若能恰到好处地组合起来，便是钓得最轻松、渔获最丰富的时候。

朋友沉吟良久，感慨道：“你这是着眼系统思维，整合多方资源，培养协同精神呢。”

其实，我们干一件事情，开始时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，干着干着，这也要考虑，那也要顾及，添枝加叶，由简到繁。随着了解加深，删繁就简，看似回到原点，其实是进入了更高的境界。正如华罗庚先生讲的统筹方法，看似简单的泡茶，能否安排得不窝工，还真得下一番功夫。

世事洞明皆学问。不仅钓鱼如此，做其他事情亦然。

师恩如山

——纪念章开沅老校长百年诞辰

程涛平



参观大禹神话园时，年近九十的章校长在“九尾狐说亲”雕塑前，与妻子亲密互动。

顾必阶 摄

在章开沅老校长一百周年诞辰之际，谨以此文表达一个晚辈深切的敬意。

光阴似箭，从1984年初识章先生，至今已逾四十年。彼时正值“科学的春天”，各行各业蓬勃发展，历史研究也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。一天，我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《江汉论坛》编辑部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函，通知我赴京领奖——我发表于《历史研究》1983年第6期的论文《春秋时期楚国的平民阶层》荣获首届优秀论文奖。我仅有初中文凭，资历浅薄，突闻喜讯，惊异莫名。

谜团很快解开。湖北大学教授皮明庥告知，他曾参与评选活动。此次共有15篇论文获奖，湖北得奖者两人：除我之外，另一位便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。章先生同时还是《江汉论坛》多年来重点关注的作者。

1984年4月25日，颁奖会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，会上，历史学家胡绳、刘大年等学者相继发言。15位获奖者中，既有资深学者，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，更有肩负教学、科研以至行政重任的中年史学家。颁奖会前日的筹备会上，我第一次见到章先生。众人推举他代表获奖者发言，他稍作推让，沉稳应承。语音沉稳，从容不迫，尽显学者风范。

《历史研究》报道了章先生的发言：“我和我的同龄人当初在这个杂志上首次发表文章时，还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……希望《历史研究》把更多的青年作者培养成海内外知名的史学大家。”我深为他遣词造句的准确得体、从容不迫所折服。

会后主办方安排游览北京名胜古迹，起初无人应和，冷场之际，章先生首先开口，建议到清东陵参观，打破了僵局。一路上他被人簇拥，威望之高，令我心中充满敬意。

返汉前夕，章校长主动找我聊天，并感谢《江汉论坛》对他的栽培，章校长还谦称获奖论文应该归功于华师青年才俊。得知我只有初中文凭，他关切地询问我的打算。我回答将继续进行历史学的研究。我提及我的老师姚雪垠先生，并说他十分推崇章先生主编的《辛亥革命史》。章校长眼睛一亮，真诚表示对姚老的崇敬，希望我陪他拜见姚老。

4月26日，我陪同章校长到木樨地拜访了姚雪垠先生。姚老在台历上记录：“程涛平偕章开沅来访……相谈之下，对我颇有启发。”那天，二人畅谈辛亥革命，十分投机。

4月28日，姚老为我举办家宴庆

贺获奖。席间，他严肃地建议我：“马上转向，报考华师博士，获得学位后再从容撰写楚史著作。”我畏惧外语，姚老说已专门咨询章校长，华师对外语要求并不高。在姚老激励下，我决心破釜沉舟，准备报考张舜徽先生的博士生。

返汉后我全力备考。不料，因为仅有初中文凭，华师领导班子对认定“同等学力”资格存在分歧。关键时刻，张舜徽先生拄着拐杖直闯会议室，力主接受我报考。事后我得知，最初不同意的正是章校长。原来，章校长原则性极强，担心坏了规矩。后来看到张先生坚决接受，才不再坚持。后来看到张先生坚决接受，才不再坚持。我恍然大悟，由此顿教了章校长铁面无私的作风，我暗下决心，只能考好，不能考砸。

考试侥幸通过，我圆了博士梦。华师三年，最享受的是晚上自带小板凳到大操场听章校长做报告。他妙语连珠，挥洒自如，略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诙谐幽默，引得台下欢呼声浪一阵接一阵。我认为，校长善于演讲，就是大学的福音，章校长的口才，横扫千军，无人能敌。

1987年毕业，证书上盖着“章开沅”的大印。我感慨万千：是章校长伸出巨手，将我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自学青年，引进大学殿堂。

毕业后，我回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。不久被调任武汉市委研究室，后主持武汉东湖“楚城”的策划建设。1993年，楚城拔地而起。章校长曾陪同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罗森夫人参观，由我讲解。罗森夫人赞不绝口，章校长私下称赞我为华师争了脸面，为武汉立了功。此后我调至武汉市计委，参与众多文化项目论证。章校长是必请嘉宾，他发言率真，一针见血，对我主持

泡书店

春江水

“牡丹绝色三春暖，不是梅花处士妻。”每走进书店，望着满架琳琅的书籍，我总会因囊中羞涩而心生感慨。如同倾慕佳人却无力迎娶的书生，明知书中天地广阔，却因经济拮据，难以将心爱之书一一收入囊中。与其望书兴叹，不如坦然走进书店，静静品读，也算不负这份爱书之情。就这样，我“泡书店”的日子悄悄开始了。

泡书店，和泡茶馆、泡舞厅全然不同。后两者，出入之人皆是昂首阔步、堂而皇之，似步入自家厅堂般自在随性；而泡书店，起初总有几分难以言说的羞涩，像个怕被人看穿心思的孩子，蹑手蹑脚，还藏着些许“赖皮”劲儿——毕竟空着手、不掏腰包，只是贪恋书中乾坤。可书的魅力，恰似磁石之于铁屑，有着无法抗拒的引力。心一横，脸皮稍厚些，也就蹿进了那扇知识的大门。进店一瞧，那些或站在书架旁身姿笔挺、如饥似渴，或蹲在角落全然沉浸、忘我痴迷的书友们，大抵都和我是同路人。怀揣着对书的热爱，在这方寸店里寻一方精神天地。

记得工业区那间“农民工充电屋”书店刚开张那会儿，我像是寻到了洞天福地，接连数次跑去享受这“免费大餐”。店内灯光柔和，满架书籍整齐排列，各类知识仿佛都在朝我招手。可次数多了，愧疚感便如藤蔓般在心底缠绕生长。一来，总觉得白看人家的书，未付出分毫，占了店家便宜，实在惭愧；二来，害怕收款员那洞察一切的目光，穿窥我这“光看不买”的小心思，戳破我仅存的体面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与工友闲聊起读书的事儿，他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天天中午雷打不动去书店看书，看别人脸色吗？”我调侃道：“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！”他嘿嘿一笑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这有啥呀，店主巴望着



城市书房（布面油画）

张俊怡 作

店里人气旺呢。咱又不偷不抢，还能给书店添几分读书氛围，好事儿！”这番话仿若一把钥匙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解开了我心头那把名为“愧疚”的锁。

自那以后，再进书店，我便能坦然自若，眼睛专注于书页，心也沉静如水。寻到一本感兴趣的，便一头扎进去，如饥似渴，一气呵成将一本厚书粗读完。每翻到最后一页，合上书的刹那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环顾四周满架书香，那满足感如同春日暖阳洒满心间，暖烘烘、美滋滋。

书店泡多了，便读出一门门道来。书好但昂贵者，可细细浏览；一般的，用眼扫上几页，算是认识了。有的呢，只翻翻目录，看看作者，权当文化快餐。有的书乍看之下，大为惊艳，一翻，其实不然。所以读书如阅人，不可貌相。若有合胃口有用处的好书，还是该破点钞票买回去。否则总

的项目则积极支持。

2011年，导师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，我读到章校长的纪念文章，方知当年报考前，章校长已向张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。难怪张先生一见如故，慨然允诺。我获得博士学位，改变人生，凝聚了张先生的恩情，更凝聚了章校长培育新人的深情。是两位恩师共同托举我走进学术殿堂。

2013年，我的《先楚史》出版需要专家评审意见。我请章校长出具意见，他满口答应。我准时到他家中，他出示了早已写好的《评审意见》，高度评价我的研究。2019年，《先楚史》三卷本出版。疫情期间，我驱车送到华师。章校长穿戴整齐，肃立门前，以隆重礼节接受学生的著作。我百感交集，这份师生情义，胜似万两黄金！我将书塞到他手中转身就跑。

数月后的座谈会上，章校长因年高不便出席，委托其高足马敏传达评价：“这本书太厉害了，是一部真正的大作，皇皇巨著，宏微结合，淹贯赅博。”章校长的评价让我惶恐不已，这是他多少个不眠之夜反复阅读的结果，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晚辈的拳拳之心。

章校长在纪念舜徽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中提到我在“武汉相关历史文化景点的营造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”，其中不光有东湖楚城，还有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的中山舰博物馆。建设中山舰博物馆，困难重重，关键时刻，总是章校长挺身而出，参加各种纪念活动，发表讲话，殚精竭虑，全力支持。

章校长对我参与建设的中山舰博物馆、张之洞博物馆、大禹神话园等文化项目，都给予极大关心。年近九旬时，他参观大禹神话园，对“九尾狐说亲”雕塑饶有兴趣，让师母模仿涂山氏羞涩神情，自己笑得像个老顽童。随行的张之洞博物馆馆长顾必阶眼疾手快，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
2021年5月28日，章先生逝世。追忆与老校长交往的件件往事，我含泪写下悼诗：

华师校长教育家，著作等身学问佳。大爱无疆蒙教诲，巨星陨落泪雨下。一九八四同赴京，老少领奖传佳话。辛亥革命和楚史，两篇文章两朵花。初中文凭欲考博，校长鼓励不再怕。严格考试终破格，有幸华师大门跨。爱听校长做报告，风趣幽默魅力大。举手投足学者风，掌声雷动演说家。博士证书校长印，见证华师育英华。中山舰前慷慨语，神话园内乐开花。承蒙推荐《先楚史》，书成又得高评价。坚辞待遇人敬仰，勤于著述学无涯。恩重如山先生逝，叫我如何来报答！

与鸟为邻

李浩文

我家是复式楼，位于顶楼七楼的南边，有一个约二十平方米的阳台，阳台的大部分做了钢化玻璃顶，可晾晒衣物；只南边留出一个露天区域，任由阳光雨露洒落，我便在此处摆了一个不足四平方米的种植箱，种上些时令瓜果蔬菜。种菜，不只为收获无公害的鲜嫩滋味，不只为装点一处绿意，更暗合阴阳平衡的智慧——南方属火，以绿植之阴，调和燥热之阳。

几年前一个春日早晨，一只白头翁栖在栅栏上，轻抖着墨绿镶白的羽毛，歪着头望我。初见这灵动的小生灵，我连忙举起手机，凑近拍下它可爱的模样。可它却忽然羞怯，只留给我一个圆滚滚的背影，迎着风，像团会呼吸的蒲公英。等了好一会儿，它都不肯回头，我只好苦笑着学鲁迅先生的口气自嘲：这鸟大抵是只白头翁，横竖都不肯看我一眼。后来我不再刻意靠近，常常站在远处，静静看鸟儿啄食、嬉戏，给它们拍照。菜园里有蓝有黄，有青有绿——蓝的是天，黄的是木香，青的是辣椒，绿的是丝瓜叶。而最美的一瞬间，是看鸟儿扑棱着翅膀掠过丝瓜架划出的那道弧线，把清晨的露珠抖落在我手背上，凉丝丝的，带着草木的青涩味。在日复一日的相伴中，鸟便成了我的邻居。

前几日清晨，我无意间瞥见几钵被搁在衣物晾晒区的草莓，竟悄悄结出了完美的果子——奶白的嫩、深红的艳，一颗颗晶莹剔透，像是露里的玛瑙。我种草莓也有几年了，却总在期盼中开始，在惋惜里收尾。最叫人怅然的是那些时常光顾的小鸟。一颗颗熟透的草莓，它们只浅浅啄几口最慢的地方，剩下的便弃之不顾，任其慢慢腐烂。我与鸟为邻，却也为此邻居的“贪嘴”而烦恼。

为了防鸟，我试过不少办法。布条飘摆、光碟闪烁，皆无用处。朋友劝我拉网，可我总怕误伤了这些小生灵，终究作罢。去年春天草莓膨大期，我自作聪明，剪去矿泉水瓶的瓶口，把草莓一个一个罩住，心想这样既透光又安全，还能亲眼看着果子一天天变红。可没过几天，那些瓶子竟全被鸟儿挪开了。小时候读《伊索寓言》中乌鸦喝水的智慧，不曾想在寻常生活里，竟遇见比寓言更鲜活的原型。连书本里的智慧都能被它们演绎成现实，我又怎能防得住？于是，我便起了不在七楼种植箱里种草莓的念头。

可夏天到来时，菜园满目葱茏，鸟儿依旧如约而至。几乎每天早上八点半左右，都会有一只山雀准时落在铁栅栏上，发出短促而清亮的鸣叫。它的叫声随意散漫，却不似《空山鸟语》里的“音乐雨”那般轻快，可我被这朴素的“歌声”包围，心境竟不由自主地轻松明亮起来，倒也心甘情愿把它当作专属的“定时闹钟”。人鸟相伴，倒像是多了一位无须言语的邻居。

既然防不住吃草莓的鸟，随后的日子我便种了两棵羊角蜜。一日清晨，熟悉的鸟鸣未响。我想一探究竟，玻璃门刚“吱呀”一声，一只山雀就从瓜藤里“扑棱”窜出——原来它在偷尝羊角蜜，被开门声吓到了。这一幕，让我对鸟儿的啄食有了新的理解：它们啄草莓，靠的是敏锐的视觉，能精准认出红色、判断成熟；而偷食羊角蜜，凭的却是灵敏的嗅觉，被果实糖化后散发出的淡淡香气吸引。

这让我想起另一段与鸟温柔为邻的往事。几年前草莓就种在六楼与邻家相隔的山墙边。种草莓的第二年秋天，草莓花钵上那方的山墙最南端，飞来了一对斑鸠，在那儿搭了个窝。那窝不过是几根枯枝草茎随意搭成的浅盘，简陋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。可雌鸟蹲在里面，像一团暖暖的灰云。每日正午，雄鸟总会衔着浆果或草籽归来，雌鸟便微微起身，两鸟喙尖轻触，交接时发出极轻的“咕咕”声，像在说着只有它们懂的暗语。我浇水时，离鸟窝不过两米远，雌鸟只是安静地望着，并不惊飞。反倒是我心生顾忌，不愿惊扰它们，索性将草莓花钵搬至七楼阳光区，后来又移入种植箱。让斑鸠在简陋的窝里安然孵蛋的那一列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它们本不需要人类的精心设计，只需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。

等到决心不再种草莓时，我又不忍心看着这些鲜活的植株白白枯萎，便把种植箱里的草莓送给朋友，剩下的移回花钵，随意搁在光照不足的角落，只偶尔浇点水。去年冬天，没了鸟儿啄食，这些被我“遗弃”的草莓，反倒结出了不少完美无损的果子。曾费尽心思防鸟、对抗，屡屡无果；无心之间退让一步、换个位置，反倒得偿所愿。

如今，七楼的瓜果依旧葱茏，鸟儿依旧准时。我浇水时，常想起那不肯回头的白头翁。与鸟儿相伴的记忆，已被时光酿得温软。望着眼前的瓜果与飞鸟，我忽然明白：《易经》“阴阳共济”的真意——不是征服，而是共生。